



YUGUANGZHONG

jingpinwenji

余光中

精品

文集



- ◆ 满亭星月
- ◆ 听听那冷雨
- ◆ 莲的联想
- ◆ 隔水观音
- ◆ 江湖上



安徽人民出版社

G Z H O N G

余光中

精品文集

- ◆ 满亭星月
- ◆ 听听那冷雨
- ◆ 莲的联想
- ◆ 隔水观音
- ◆ 江湖上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威海 杜宇民

装帧设计:丁 明

余光中精品文集

余光中 著

出版: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8万字

1999年11月第一版 199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212-01334-X/K·403 定价:22.00元

目 录

散 文

听听那冷雨·····	3
高速的联想·····	9
花 鸟·····	15
我的四个假想敌·····	21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27
满亭星月·····	36
书斋·书灾·····	46
开卷如开芝麻门·····	53

杂 文

幽默的境界·····	63
朋友四型·····	67
沙田山居·····	70
尺素寸心·····	74
茱萸之谜·····	77
夜读叔本华·····	81
假如我有九条命·····	84
重访西敏寺·····	88
娓娓与喋喋·····	91

重游西班牙	95
另有离愁	97

诗 歌

舟子的悲歌(1949—1952)	101
杨子江船夫曲	103
沉思	105
算命瞎子	107
舟子的悲歌	108
淡水河边吊屈原	110
伊人赠我一发歌	112
昨夜你对我一笑	114
蓝色的羽毛(1952—1953)	115
又回来了	117
灵感	118
北京人	119
祈祷	121
珍妮的辫子	122
十字路口	123
吊济慈	124
天国的夜市(1954—1956)	127
女高音	129
批评家	131
新月和孤星	132
给惠德曼	133

项圈	136
咪咪的眼睛	137
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	138
 钟乳石(1957—1958)	 141
空宅	143
火星大使的演说	144
星之葬	146
羿射九日	147
西螺大桥	149
招魂的短笛	151
 万圣节(1958—1959)	 153
尘埃	155
芝加哥	157
新大陆之晨	159
冬之木刻	162
我之固体化	164
真空的感觉	165
 五陵少年(1960—1963)	 167
五陵少年	169
登圆通寺	171
春天,遂想起	173
凯旋式	176
森林之死	178
月光光	182

天狼星(1960—1963)	185
天狼星变奏曲	191
莲的联想(1961—1963)	191
莲的联想	193
等你,在雨中	195
碧潭	197
月光曲	199
茫	201
诀	203
情人的血特别红	206
回旋曲	208
敲打乐(1964—1965)	211
七层下	213
灰鸽子	215
当我死时	217
敲打乐	218
在冷战的年代(1966—1969)	227
致读者	229
凡有翅的	230
双人床	232
如果远方有战争	234
火浴	236
或者所谓春天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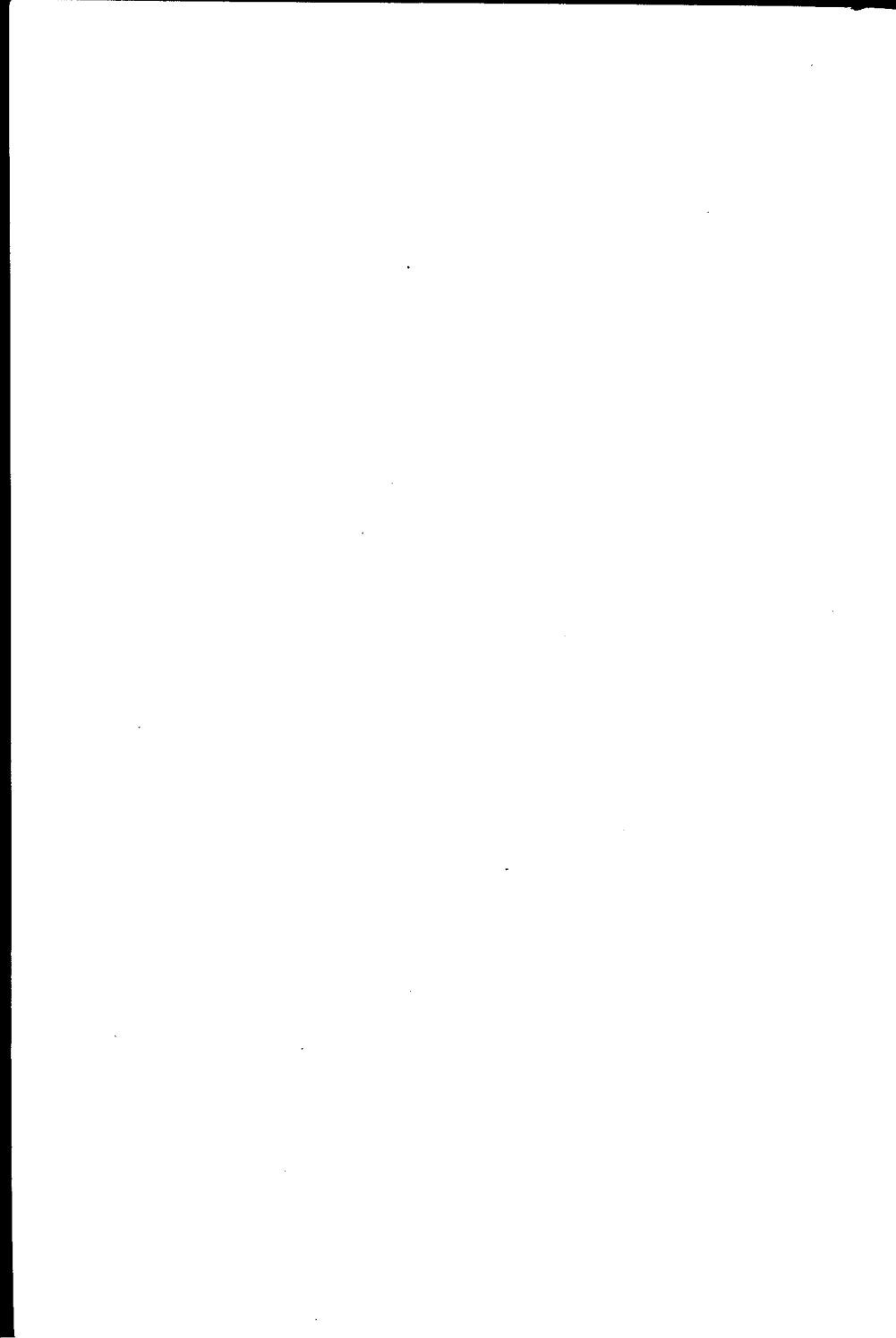
夜行人	242
安全感	244
在冷战的年代	245
一枚铜币	248
忘川	250
白玉苦瓜(1970—1974)	255
江湖上	257
鹤嘴锄	259
民歌	261
乡愁	263
长城谣	265
楼头	267
守夜人	269
水仙操	271
飞将军	272
白玉苦瓜	274
乡愁四韵	276
与永恒拔河(1975—1979)	279
灯下	281
西贡	283
雪崩	285
小褐斑	286
公无渡河	288
唐马	289
苍茫来时	291

与永恒拔河·····	293
蔡元培墓前·····	294
漂给屈原·····	297
哥本哈根·····	299
独白·····	301
蟋蟀吟·····	303
水晶牢·····	305
 隔水观音(1979—1981)·····	 307
割盲肠记·····	309
赠斯义桂·····	312
戏李白·····	314
寻李白·····	316
五十岁以后·····	319
将进酒·····	321
两相惜·····	323
水仙乡·····	325
风铃·····	327
刺秦王·····	328
梅雨笺·····	332
听蝉·····	334
 紫荆赋(1982—1985)·····	 337
最薄的一片暮色·····	339
夸父·····	341
踢踢踏·····	342
橄榄核舟·····	344

山中暑意七品	346
黄河	351
甘地之死	355
甘地纺纱	357
过狮子山隧道	359
不忍开灯的缘故	361
十年看山	363
别香港	365
 梦与地理(1985—1988)	 367
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	369
欢呼哈雷	372
控诉一枝烟囟	376
挖土机	378
珍珠项链	380
雨声说些什么	382
蜀人赠扇记	384
壁虎	388
向日葵	390
秦俑	392
 安石榴(1986—1990)	 395
安石榴	397
漂水花	399
百潭寺之囚	401
宜兴茶壶	403
后半夜	405

地球仪·····	408
荷兰吊桥·····	410
警告红尾伯劳·····	412
夜读曹操(1991—1996) ·····	415
三生石·····	417
五行无阻·····	421
玉山五题·····	424
登长城·····	428
访故宫·····	430
抱孙·····	432
裁梦刀·····	434
高尔夫情意结·····	436
浪子回头·····	438
母难日·····	441
夜读曹操·····	445
与海为邻·····	447
不朽的旱烟筒·····	450

散 文



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是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

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 rain 也好 pluie 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

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矶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矶山上难睹的景象。落矶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气，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

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右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嚼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